

老师的书债

◎张亚明



出身布衣之地,又在乡村长大的我,真的无甚资本可言,总把不欠他人、知足行事作为做人的守则。这些年来,时常盘点人生之债务,其他无愧,只欠书债。

还是上中学的时候,一天下课,教语文的班主任王老师径直朝我的座位走来。我用目光询问他那清澈而智慧的大眼睛,他从讲义夹里取出一本书塞给我,和蔼而认真地说:“回去慢慢看。”回过头补了一句:“别弄丢了。”

20世纪70年代前期,学校图书馆的贫瘠与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使得手抄本也十分紧俏,那时能借人一本好书,的确是信任与真情的象征,尤其在师生之间。数学课上,我便急切地打开用牛皮纸包着的书,惊喜即刻播送到我的心田,呵,刘白羽散文集《早晨的太阳》!书的封面上还盖着一个红印章,那一圈陌生的字告诉我,这书也不是他的。那堂课我开了小差,也不知道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

身后的学习委员发现了我的秘密,一次课间,她趁我不备时,从我的课桌里“借”走了那本书,还留了纸条,上面几行娟秀的字迹分外醒目,大意是:班长要以身作则,上课不要开小差……签名是“学习委员”。想着这个骄傲的小公主竟然那么关注我,还大胆“没收”了我的“财产”,真是又惊又喜,又羞又怒,但又不好意思公开交涉,每次我用目光扫视她时,她总是微含笑意地躲避过去,那份别人难以察觉的顽皮感也仿佛一本耐读的书,心照不宣而又耐人回味。大约过了一周时间,我估计她也把书看完了,趁着星期天出黑板报的机会,我用一本《闪闪的红星》给换了回来。

我终究还是不曾还那本书,也不知道他又怎样去偿还人家的。转眼就高中毕业了,此时王老师接任到其他班级去了,我揣着毕业证书依依不舍地走出教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我,我回头一看,王老师正从远处的走廊匆匆走来,我转身迎去,动情地叫了一声王老师后竟一时语塞,他轻声地说:“有空回学校看看。”随即递给我一本塑料封面的日记本。我百感交集,连说“谢谢”!回到家,我擦干手汗,打开了日记本,扉页上他亲笔题着:“昨日师生,今日同志,发奋努力,共进互勉。”

跨入社会后,我常与王老师联系,却一直不好意思提起那本书,仿佛被时光淹没得什么都不存在似的,但那沉沉的欠债感却使我难以解脱,只有在读书与文字的耕耘中方获轻松与安然,它鞭挞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发奋努力,不敢懈怠……

前些时,分别40多年同学聚会,王老师虽两鬓斑白但“书味”依旧,已是教授的他低调谦虚,在那些“老板学生”面前,仿佛是不值钱的“旧书”。在听其他老师介绍了他的成果与著作后,隔日我便与朋友去了书店,书架上“王志清”三个字跃入了眼帘,这就是我中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我取下《纵横论王维》《盛世读王维》,果然不错!移步细览,另外还有他的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我当然买了下来。

不日,我邀约几个文友为他小贺,并请他签名,他欣然提笔:“亚明好友存正。”霎时,时光穿越到毕业时他赠我日记本的情景,我在受宠若惊、承受不起的复杂情感中恭恭敬敬地将书请了回来。

尔后,我每次怀着自豪与敬佩之心拜读时,总有一种莫名的负担袭上心头——此生“书债”,恐怕要等我的后辈来偿还了。

书是人生的良师益友。的确,书债难还、书债逼人,但书债怡人,我愿乐此不疲……



濠河夜色

◎蒋恒

草原中心的遐思

◎吴管莲



草原的中心在哪里?我们无法得知。它和宇宙的中心一样,渺茫神秘。现代人似乎能让不同城市之间界限分明,人们在假期时一股脑儿地涌向市中心,已成为如同农民们对自己收割麦子的时令一般熟稔的小习惯。我们无法评判对错,扼杀市中心的吸引力就像让层层叠叠的浪潮逆转方向,是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前景,我们拥有对市中心的无限想象力。或许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市中心的某个角落,渺小的身影被林立的高楼深深掩埋时,我们会发出这样一声感叹:在这样昼夜不息运转的世界里,有什么是真实的,又或者说,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城市和草原的最大区别吧。城市吸引人类去占有,而草原吸引人类去臣服。刚刚读完《我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草原纯粹绚烂,徐徐铺展在我眼前的是无边无垠的绿色和蓝得仿佛要滴下来一般的蓝天。随着岁月的变迁,大草原的面貌也经历着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但不变的是,总是会回到最初的广阔与温柔。时常幻想,如果草原有中心,那一定是最具诗意的一处所在。毕竟,在草原的中心,定是不知世事轮换,无论岁月奔流。那里太阳也炽烈,花朵也娇艳,它是深刻的永恒,也是风儿经过的瞬间。

《我的阿勒泰》这部作品,似乎是站在草原中心的浅浅絮语,读李娟的文字,似乎骑着她家的

老式摩托车,在轰鸣中穿过春天的大地,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通往清水泉的路,尽享那一汪纯净清澈。又似乎回到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里,方寸之间,外婆吐着舌头,就如同她做完其他错事一样自然而然。荒野中的美梦也从来不会寂寞,在一块大石头上,便可消磨半天的光景。

草原的力量是温和与磅礴的,而草原的中心,会是怎样灵魂般的存在呢?是那汪清泉,还是眼眸晶莹透亮的牧羊人,又或是途经大草原的旅人,张开双臂,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原的中心,自然气息最浓郁的地带。

草原的中心,可能是有些人生活的重心,也有些人穷尽一生,只能途经,无法抵达。

旅行中的电量焦虑

◎陈晖



旅行是开心的,乐极生悲也是必然的。

到西安第三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出门。

这一天的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多彩。茉莉依旧全程负责导航、叫车、各种扫码下单及拍照、录视频,还有没完没了的工作电话。

这次出行,茉莉做足了功课。到了大雁塔,她根据实景,一遍又一遍模拟最佳机位点,拍了无数张,总算,有几张令人满意的。

开开心心来到人流密集的永兴坊,这里更是汇集各种小吃的好地方。每个店门口都竖着不同美食的牌子,一路看过去,就如同在看一本流动的美食字典。哈喇子流一地的时候,美食只能有选择地品尝,更多是不可能带走,只能拍照打卡,有机会再来。

恋恋不舍地离开,茉莉轻声

嘀咕:手机电量咋走得这么快?手机老了,电池也不灵了。但我记得,她这款手机新换才两年吧!作为一个私企的老板娘,手机没电总是让人懊恼的。好不容易利用双休出来放松一下,公司的事依然放不下,就怕“失联”。没想到,这天出门,茉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充电宝。

陕西博物馆内更是人多宝贝多。茉莉个子高挑,很有优势,喜爱摄影的她忙得不亦乐乎。讲解才开始一小时,茉莉惊呼,手机电量变成了红色。幸亏,博物馆有可以出租的充电宝。三小时的讲解结束,虽然手机充电未满,也算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晚饭后,我们来到人流如潮的大唐不夜城。网红歌手激情演唱,围满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密盒处的互动,不时有人欢呼雀跃;喊泉处更是人声鼎沸……茉莉兴奋

地拍下这一个个妙不可言的瞬间。不知不觉,到出口处已是十点多。没想到,叫车相当困难。最后,还是茉莉通过加价才叫到车。此时,茉莉无奈地告诉我们,手机电量只有7%了,原本十分钟的路程,因为堵车,约半小时才能到,你们赶紧记下车牌号。

此时,顾姐淡定地说:我带了充电宝。翻遍整个包,居然没带线。茉莉的热情,一落千丈。

终于,在茉莉手机电量还有2%的时候,车到了。

宾馆门口,繁华热闹,各种小吃的味道弥漫整条小街。顾姐说:吃夜宵吗?茉莉毫无兴致,只是催促:赶紧去宾馆充电,还有事要做。看来,茉莉这一天是被“电量焦虑”席卷伤了。

其实,生活也需要留白。手机电量不足,可以选择放下,好好释放心情,未尝不可。